

佳作丛书第一辑

无神论者望弥撒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67A-5

中学生文学选读

佳作丛书第一辑

无神论者望弥撒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无神论者望弥撒

Wushenlunzhe Wang Mis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8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ISBN 7-02-000006-1/I·7

书号10019·4105 定价0.75元

目 次

无神论者望弥撒	[法]巴尔扎克著(1)
	何友齐译
纯朴的心	[法]福楼拜著(24)
	刘益庚译
磨坊之役	[法]左 拉著(69)
	郝 运译
克兰比尔	[法]法朗士著(110)
	张英伦译

无神论者望弥撒

〔法〕巴尔扎克

毕安训大夫是一位以其出色的生理学理论对科学作出贡献的医生，年纪轻轻就已跻身于巴黎大学医学院知名学者的行列，那所医学院是全欧洲的医生无不景仰的学术中心。他在行医以前曾经长期从事外科实习，早年曾受业于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名闻遐迩的德普兰，此人象流星一样，在科学界的天穹上一掠而过。连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承认，他把一种难以传授的绝技带进了坟墓。他和所有天才人物一样，后继无人：他的一切与他同在，又随他同往。外科医生的光荣恰似演员的光荣，他们活着的时候荣耀非凡，而等他们死后，他们的才能就毫无价值了。演员、外科医生、大歌唱家，和以其演奏而使音乐的魅力增加十倍的名演奏家，都是些暂时的英雄。这些匆匆而过的天才人物命运大抵相似，德普兰便是一个例证。他的名字昨天还无人不知，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只会在本专业内流传，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除非极其罕见的例外，一位学者的名字能超出科学的范围而载入人类史册吗？德普兰有没有由于通晓各种知识而成为他那个世纪的代言人或象征呢？德普兰慧眼独具，

他凭着一种先天的或后天培养的直觉，能一眼看透病人和他所患的疾病，对每个病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诊断，决定进行手术的准确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并兼顾到大气环境以及病人的气质特点。他同大自然配合如此默契，难道他曾研究空气或土地为人类提供的基本养分和生命之间的不断结合，从而发现了人们吸收、转化这些基本养分后的特定表征？他是否得力于演绎和类推的方法？居维埃的天才实有赖于这种方法。不管怎样，这个人深知人体的秘密，立足于现在而知其过去、未来。然而他是否集科学之大成于一身，有如希波克拉底^①、加莱诺斯^②和亚里斯多德^③？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学派走向新的世界？没有。这位人体化学的永远不知疲倦的观察者，诚然无可否认地掌握了古代的魔术，也就是说，懂得将各种法则熔为一炉：生命的起因，此生以前的生命形态，未来的生命产生前又是由何种因素作准备。可惜他这一切只为他个人所知，他生时由于私心而与世隔绝，而今这种私心又使他的光荣湮没无闻。他的墓前没有竖着能言的雕像，将“天才”通过这个人寻得的奥秘告诉后世。但德普兰的天才也许和他的信仰相关，因而也是会死亡的。他认为地球大气层是个生生不息的外壳；他把地球看作蛋壳里的蛋，由于无法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就既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06—公元前352或公元前356)，古希腊名医。

② 加莱诺斯(约130—200)，希腊名医。

③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

不承认鸡也不承认蛋。他既不相信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也不相信人死后精神不灭。德普兰并非彷徨歧途，他自有主见。他象许多学者一样持彻底而坦率的无神论观点。这些学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但却是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其坚定程度就象信教者不能接受世上有无神论者一样。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擅长于解剖人体，从生前、生时到生命结束以后，他搜遍人体一切器官，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要的唯一的灵魂。他认为人体有一个大脑中枢、一个神经中枢和一个气血中枢，前两个中枢相互补充替代，弥合无间，以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坚信听觉器官对于听觉并非绝对必要，视觉器官对于视觉也非绝对必要，太阳神经丛可以代替它们，代替了还觉不出来。德普兰既然在人身发现了两个灵魂，便以这个事实证实了他的无神论，虽说他对上帝还未下任何断语。据说此人临终未作忏悔，许多天才人物不幸都是这么死去的，愿上帝宽恕他们。

用那些竭力贬低他的人的话来说，这个伟人的一生有许多“渺小”的地方，但把这些视为表面上不合情理之处也许更为贴切。妒贤忌能或幼稚无知的人从来不能理解杰出人物的行为动机，他们总是匆匆抓住一些表面的矛盾大做文章，并且根据这样的指控立即作出判决。即使遭到他们攻击的事情后来获得成功，说明眼前的成功有赖于过去的准备工作，这些人的诽谤也仍然会留下些影响。以现代的事情为例，拿破仑想将帝国之鹰的翅膀伸展到英国的时候，就曾受到同时代人的攻击。要等到一八二二年才有可能解释

一八〇四年的事件和布洛涅的平底船。^①

德普兰的名望和学识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他的敌人就指摘他的古怪脾气、他的性格，而他确实也象英国人所说的，有点 *excentricity* ^②。有时他象悲剧诗人克雷比庸一样衣冠楚楚，有时却故意做出不修边幅的模样。有时他出门坐马车，有时却步行。时而粗暴，时而和善；表面上既贪财又吝啬，却能把家产奉献给流亡国外的主人，这些主人也赏脸，曾一度接受他的资助。^③ 没有人象他那样招来那么多相互矛盾的评价。虽然他也会为了获得医生们不该覬覦的黑绶带^④，在宫中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本祈祷书来，但是请相信他心里对这一切是嗤之以鼻的。他对人们深感轻视，因为他曾对他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观察，在人生最庄严和最平庸的行为中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在伟人身上，各种品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巨人中有的才干

①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周围海域集中大量平底船，准备渡海击溃英国，由于特拉发加尔战役失利，取消了这一计划。一八二二年英国反对法国干预西班牙政局，当时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指责“英国的忌妒”和“伦敦内阁的恶意”，故云。

② *excentricity*，应为 *eccentricity*，英文：怪癖、古怪。

③ 据《巴黎年鉴》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载，查理十世流亡伦敦时，受到债主催逼，王室外科医生迪皮特伦（1777—1835）曾致函查理十世，要求把自己的三分之一财产献给王室，查理十世曾表示接受他的好意，但最后仍婉言谢绝。巴尔扎克从此事撷取了这一细节，但事情是否真实却无从查考。

④ 黑绶带，指圣米迦勒勋章，为奖励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设。

多于机智，那他也比通常所谓“机灵人”还要机智得多。一切天才人物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应用于某个专业，但见到花的人也见到太阳。当此人听到被他救活的外交官问他，“皇帝陛下安否？”他答道：“朝臣既已起死回生，君主自当逢凶化吉。”这时，他就不仅仅是外科医生或广义的医生，而且也是绝顶机智的人了。因此对人类进行耐心而坚持不懈的观察的人，会为德普兰的极端自负辩护，并且认为他正如他所自诩的那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长，犹如他是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样。

德普兰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被他同时代人看作难解之谜，我们选择了其中最有趣的一件，因为谜底就在故事的末尾，而且这能为他洗雪某些荒谬的指控。

荷拉斯·毕安训是德普兰在医院带过的所有学生中最受喜爱的一个。在进入市立医院当实习生以前，荷拉斯·毕安训是个医科学生，住在拉丁区一所名叫伏盖宿舍的破公寓里。这位穷苦的青年在那里饱受贫困的煎熬，贫困象一座熔炉，伟大的天才人物应当纯洁无瑕地从熔炉里出来，就象钻石经受任何锤击而不破裂一样。他们奔放的热情象一团烈火，熔炼出一种刚正不阿的品质。他们永不停歇地工作以抑制自己未能如愿的欲望，这使他们养成奋斗不息的习惯。而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奋斗是必经之路。荷拉斯是位正直的青年，在荣誉问题上从不含糊，总是真刀真枪，无一架空话，为朋友可以当掉自己的大衣，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彻夜不眠。荷拉斯还是这样一种朋友，他们从不计较自己

所得的报酬与自己付出的劳动是否相当，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将会得到比给予更多的酬报。他的许多朋友对他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是他那毫不夸张做作的美德所唤起的，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害怕他的批评。然而他的这些品质丝毫不带道学气味。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布道师，他在提出忠告时会高高兴兴地赌咒骂人，遇到机会也会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他是个好伙伴，象大兵一样不会假正经，既干脆又坦率，但他不象水手，因为如今的水手都是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而象一个无事不可对人言的诚实青年，走路来昂首挺胸，心情舒畅。最后，一言以蔽之，荷拉斯是不止一个俄罗斯忒斯的皮拉得斯，而债主们则是古代复仇女神在今天的真正化身^①。他安贫若素，这恐怕是他从不气馁消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象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样很少欠债。他象骆驼般淡泊，牡鹿般机敏，而思想和行为则坚如磐石。荷拉斯·毕安训大夫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使他的朋友们觉得可亲。自从那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真正了解到他这些优缺点，他就开始交上好运。正如人们所说的，当一位主任医师开始关照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便算踏上马镫子了^②。德普兰常带毕安训去富家大户当他的助手，几乎每次都有一些礼金落进这个实习生的钱包，巴黎生活的

① 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生母，被复仇女神追逐，好友皮拉得斯予以救助保护。此处喻毕安训不止帮助一个朋友免受债主追逼。

② 喻其前程似锦，即将纵马飞奔。

秘密也不知不觉地显现在这个外省青年眼前。德普兰在门诊时间把他留在自己诊室工作；有时则派他陪一个有钱的病人去矿泉疗养；总之，在为他准备主顾。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外科界的暴君便造就出了一个忠心耿耿的赛义德^①。这两个人，一个是地位和学术已臻极顶，财富和光荣巨大无边；另一个则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既无财产又无名声，两人却成了心腹之交。伟大的德普兰对他的实习生无话不谈，实习生知道某位女士曾否坐过老师身边的椅子或是诊室里那张无人不知的长沙发，德普兰常在那张沙发上睡觉。毕安训深知这个兼有狮子和公牛气质的伟人的秘密，这种气质最终使这位伟人上身过度扩张和心脏扩大而死亡。他研究了德普兰忙碌的一生的古怪现象，种种可鄙的吝啬的计划，隐藏在这位学者身上的当政治家的希望，这颇与其说是冷酷不如说是表面上冷酷的心中埋藏着的唯一感情，毕安训可以预见其结果是失望。

有一天毕安训告诉德普兰，圣雅各区的一个贫苦的挑水夫，由于劳累和贫困得了重病。这可怜的奥弗涅省人在一八二一年的严冬只靠一点土豆生活。德普兰扔下所有的病人，冒着把马累死的危险，带着毕安训飞驰到那个可怜的挑水夫那里，亲自把他送到著名的杜布瓦^②在圣德尼城区创办的疗养院。他亲自为这个挑水夫治疗，治愈之后又给他

① 赛义德，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的忠仆。

② 安东尼·杜布瓦(1756—1837)，法国著名妇产科和外科专家。

一笔钱用以购买一匹马和一只水桶。这个奥弗涅人有个特别之处，每当他的一个朋友生病，他就马上把朋友带到德普兰家，对他恩人说：“我可不愿意让他去别人那里看病。”德普兰虽然脾气很坏，却还是握了握挑水夫的手，说：“你们都领到我这里来吧。”于是他就把这个康塔勒^①子弟送进市立医院，为他悉心治疗。毕安训早已多次发现他的老师对奥弗涅省人，尤其是挑水夫，怀有一种偏爱，但由于德普兰对自己在市立医院的医疗事业十分自豪，所以毕安训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反常之处。

一天早上九点左右，毕安训穿过圣絮尔皮斯广场^②时，忽然看见他的老师走进教堂。德普兰平时没有他的双轮轻便马车连一步路也不肯走，这时却是在步行，而且是由小狮街的那个门悄悄溜进去的，仿佛是走进什么花街柳巷一般。那实习生自然起了好奇心，因为他知道老师的观点，而他自己也是个双料的卡巴尼斯^③主义者。毕安训悄悄钻进教堂，大吃一惊地看见伟大的德普兰，这个对天使们毫无怜悯之心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没有解剖过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会生痰管也不会得胃炎，这个大无畏的嘲弄上帝的人，竟然谦恭地跪在，在什么地方？……在圣母的祭台面前，听着弥撒，交礼拜费、济贫捐，态度严肃，象在做手术一样。

① 康塔勒是当时奥弗涅省的一部分，因此，奥弗涅人又称康塔勒子弟。

② 即圣絮尔皮斯教堂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③ 卡巴尼斯(1757—1808)，医生，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主张一切必须依赖物质经验。

“他肯定不是来这里弄清有关圣母生子的问题，”毕安训想，惊异得无以复加了，“我要是在圣体瞻礼节看见他手持圣像华盖上的一根饰缘游行，那当然只是付诸一笑。可是在这个时间，又是单独一人，无人看见，那就耐人寻味了。”

毕安训不愿显得是在刺探市立医院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的隐私，便走开了。凑巧德普兰这天请他吃晚饭，不是在自己家，而是下饭馆。在饭后吃梨和奶酪的时候，毕安训巧妙地把话题引到弥撒上面，称弥撒为可笑的仪式、闹剧。

“这种闹剧使基督教民族所流的血比拿破仑所有的战争和布鲁塞^①所有的蚂蟥让他们流的血还多。弥撒是教皇的一大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其根据是 *Hoc est corpus*^②。为了确立圣体瞻礼节，不知多少次血流成河。罗马教廷想通过这个节日的确立，表明自己在圣体存在说^③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这个引起宗教争端的问题，曾使教会动乱了三个世纪。德·图卢兹伯爵和阿尔比人的战争是这场动乱的尾声^④。伏多瓦教派和阿尔比教派都拒绝承认教皇的这个发明。”

接着德普兰又兴致勃勃地大发其无神论者的宏论，讲

① 布鲁塞(1772—1838)，法国医生，主张用蚂蟥吸血治病。巴尔扎克在《驴皮记》、《红房子旅馆》等作品中也曾影射讽刺过他。

② 拉丁文：这是我的身体。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③ 天主教的“圣体存在说”坚持圣餐中的面包即耶稣的圣体，酒即耶稣的圣血。

④ 指普罗旺斯的宗教战争。十一世纪时阿尔比人创造了一个新教派，在法国南部流传甚广，天主教会下令讨伐，血战数年才镇压下去。

了一连串伏尔泰式的笑话，更确切些说，是《语录》^①的恶劣翻版。

“啊！”毕安训心想，“今天早上那个虔诚的信徒到哪里去了？”

但他没有作声，他怀疑自己在圣絮尔皮斯教堂看到的并不是自己的老师。德普兰没必要对毕安训撒谎：他们相知极深，在一些同等重大的问题上都交换过思想，也讨论过关于de natura rerum^②的种种学说，以怀疑论的利刃和解剖刀对这些学说进行探讨剖析。三个月过去了，毕安训并没有对这件事刨根究底，但这件事却已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年，有一天，市立医院一位医生当着毕安训抓住德普兰的胳膊，象审问似地说：

“我亲爱的老师，您那天到圣絮尔皮斯教堂干什么去呢？”

“去看一位教士，他膝盖上长了骨疽，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推荐我为他治疗。”德普兰答道。

那位医生只好认输，毕安训却不以为然。

“他去教堂看生骨疽的膝盖吗？他是去望弥撒的！”实习生心想。

毕安训决定监视德普兰，他回想起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的日子和钟点，决定来年在同一日子、同一钟

① 《语录》，法国作家皮戈-勒布伦(1753—1835)的作品，于一八〇三年出版，书中列举了大量足以揭露天主教会的谬误、恶行的引文。

② 拉丁文：万物之本。

点去教堂，看能不能再次碰见德普兰。如果碰上了，那么德普兰这种周期性的虔诚表现便值得进行一次科学调查，因为在他这样的人身上不应该有思想和行为的直接矛盾。第二年，毕安训已经不再是德普兰的实习生，他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看见那位外科医生的双轮轻便马车停在图尔农街和小狮街的街角，他的朋友蹭着墙根藏头露尾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又在圣母祭台面前做了弥撒。那人的的确确就是德普兰！主任外科医生、in petto^①的无神论者，偶尔为之的信徒。真是扑朔迷离！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坚持不懈的虔诚表现使一切都复杂化了。德普兰走后，毕安训朝着过来撤掉祭坛圣器的圣器管理人走去，问他这位先生是否常来。

“我在这里二十年了，”那位圣器管理人说，“二十年来德普兰每年都来四次，参加这台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

“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毕安训走开时想道，“这就跟圣母无玷而孕同样神秘。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一位医生怀疑一切了。”

毕安训大夫虽是德普兰的朋友，却过了好久还没有机会对他提起他生活中的这件怪事。他们在会诊或是社交场合相遇时，很难找到单独相处、推心置腹的时刻，把脚搁在壁炉的柴架上，头枕着椅背相互说些心里话。直到七年之后，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后，当人民冲进总主教府，当共和

① 意大利文：内心、暗中。

思潮的影响促使人民摧毁矗立在这片辽阔无际的房屋的海洋之上、象闪电一般直指天宇的金色十字架，当不信神和反叛的人民充斥街头的时候，毕安训又一次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毕安训跟了进去，呆在他身边。德普兰没有露出丝毫惊异之色，也没有对他做任何手势。两人一起听完了那台由德普兰捐资设立的弥撒。

“亲爱的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这种过分虔诚的原因吗？”他们俩走出教堂后，毕安训问德普兰，“我已经三次撞见您来做弥撒了。您必须为我解开这个疑团，并对我说明您这种观点与行为之间的明显矛盾。您不信上帝，却去望弥撒。亲爱的老师，您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和许多信徒相似，他们表面上笃信宗教，实际却和我我一样是些无神论者。”

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把某几位政界人物挖苦了一顿，其中最有名的那位，活脱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夫^①在本世纪的翻版。

“我不是问您这些，”毕安训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捐资设立这台弥撒？”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朋友。”德普兰说，“我已经快进棺材了，自然无妨对你谈谈我早年的生活。”

这时毕安训和那位伟人走到了四风街，这是巴黎最破烂的街道。德普兰指着一座象方尖碑似的房子的七楼，那

^① 答尔丢夫，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这里提到的有名人物可能是苏尔元帅。

房子的独扇大门通向一条甬道，甬道尽头是个曲曲折折的楼梯，墙上开着几扇叫做气窗的格子窗，楼梯就由墙外透进来的光线照亮。那是一座暗绿色的房子，底层住着一个家具商，上面每层似乎都各住着一些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家。德普兰有力地挥动一下手臂，对毕安训说：“我在那上面住过两年。”

“我知道，阿泰兹也在上面住过。我年轻时候几乎天天来这里，我们称这房间为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这跟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听的弥撒，与我住在这间阁楼里时发生的事件有关。就是你说阿泰兹曾经住过的、窗口摆着盆花、上面晃荡着一根晾衣服绳子的那间。我的开端十分艰难，亲爱的毕安训，我比巴黎任何人吃过的苦头都多。我什么苦都受过：饥、渴，没有钱，没有衣服、鞋子、内衣，真是贫困艰难到了极点。我曾在这个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里，呵着冻僵的手指，我真想和你一起再去看看这个房间。有年冬天，我在学习时看见自己脑袋冒烟，身上的热气象冰封雪冻的天气里马匹身上冒出来的热气一样清晰可辨。我真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找到支持来忍受这种生活的。我孤身一人，无人资助，没有一文钱买书和付学医的费用。我没有一个朋友，我那暴躁易怒和多疑的性格使我交不到朋友。谁也不能理解，我的暴躁脾气是一个想从社会底层挣扎到上面来的人的苦闷和劳累所造成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你面前我没必要掩饰自己，我的本性还是心肠很软并且易受感动的，这是那